

让海洋画卷更多彩

张岩鑫 梁二平

约占地球表面积71%的海洋，是人类重要的物质资源宝库，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从事海洋艺术研究工作以来，曾多次被问到一个问题：“海洋艺术是什么？”海洋艺术是我们与海洋建立情感连接的重要媒介，也是我们认识海洋、保护海洋、经略海洋的重要手段。今天是第十七个“世界海洋日”和第十八个“全国海洋宣传日”，走近海洋艺术，探索海洋文化传播新模式，有助于更好凝聚守护蓝色家园的精神力量。

提及海洋艺术，常常会想起一位已经走远的老人——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原装备技术部部长、北京郑和与海洋文化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的郑明先生。郑老的一生，既为了海军舰艇装备事业而赤诚奉献，也致力于弘扬海洋文化。他曾邀请我们参与《中国海船图谱》编撰项目，并鼓励我们组织一场大型海洋绘画展。

在故纸堆里搜寻海船历史图像时，我们发现先人对于海洋的关注古已有之。明代文伯仁《方壶图》描绘了古人向往的海上仙山，传为南宋刘松年所作的《海珍图》、清代聂璜《海错图》等勾勒出奇妙的海洋生物，敦煌壁画中则出现了多种类型的中式船舶……但在洋洋大观的中国古代绘画中，直接表现现实海洋图景的画作并不多见。传为元代王振鹏所作的《江山胜览图》是其中一件，作品通过描绘温州商港，反映了古代城市与海洋的关系。明代绘画仅有两件值得一说：一是明永乐十八年刊刻的《天妃经》，其插图中出现了郑和船队图像；一

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抗倭图》卷，表现了海战的激烈场景。

对海洋历史图像的梳理结果，点燃了我们心中那颗“填补海洋历史绘画空白”的火种。2014年，深圳大学海洋艺术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秉持“抢救式修复、创造性填补”海洋文化历史链条的理念，我们策划了“海上丝绸之路两



▲油画《海洋探秘》，作者王睿。

千年”美术作品展，用当代创作讲述历史故事，沿着海上丝绸之路重识人类与海洋的关系。

根据历史人物与事件，我们编制了创作大纲，先是前往沿海地区，请历史事件发生地的画家创作本地海洋历史图卷，如请山东的画家李建国和管恩智分别完成油画《邹衍，海洋理论第一人》和《法显浮海东归牢山》。而后，我

们特地寻访长期从事海洋题材创作的画家，为完成大型组画做准备。时年78岁的海军画家张嘉惠，是我们拜访的重点对象。他用一生心血绘制了郑和系列组画，他的创作经验对于后辈有着宝贵借鉴意义。采访中，他表示希望有更多年轻画家投身海洋艺术创作，激励人们共同为建设海洋强国而奋斗。

带着许多人的心愿，“海上丝绸之路两千年”美术作品展成功举办，并在国内五地和欧洲四城巡展。每一幅绘画，既蕴藏着厚重的海洋历史故事，也饱含艺术家对海洋的思考，更体现着他们力求开辟艺术新境的探索。当然，这百余幅描绘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题材绘画，并不足以完整展示中国2000多年的海上交往史。所以，我们连续11年举办“风帆时代”海洋艺术作品展，持续汇集、展示海洋主题新作，不断填补历史与当代的海洋图像空白。

在海洋主题创作中，涌现出一批代表性画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聚焦海洋题材的宋明远先生，结合欧洲现代绘画的艺术特点，呈现诗意的海洋图景，拓展了传统山水画的笔墨语言。同样专注于海洋绘画的李海涛先生，创作了诸多海洋主题佳作，并曾用5年时间行走祖国万里海疆，完成长卷《海疆万里图》。其子李冬用画笔延续对海洋的热爱，进一步在水墨海洋中开展创作和研究。大海的浪花在这对父子笔下如同有了生命，飞舞跳跃，奏响动人乐章。如今，还有许多年轻画家也投身海洋主题创作，用充满创意的艺术语言与世界对话。

“平生爱大海，披月乘风来。脚踩惊涛涌，心追鸿雁飞。”海洋之美道不完，绘不尽。从艺术的视角解读海洋，以艺术的方式再现海洋，讲好中国海洋故事，我们的海洋画卷将更多彩。

（作者单位为深圳大学海洋艺术研究中心）



管慧勇

一本好书，可以通过恰当的装帧设计，融合纸张质感与视觉美感，实现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让人爱不释手。艺术类书籍更是如此。近日，华东地区9家美术馆出版社在浙江绍兴文理学院举办首届华东九美艺术书展，展出了各家出版社近年出版的一些内容精湛、装帧精美的艺术图书。与常规以销售为主要目的的书展不同，这次书展展品、展陈方式更接近艺术展。当不同开本、装帧、材质的艺术类书籍被一本一本地摆放在白色展台上，它们更像是一件件艺术品，引起观众极大兴趣。

策划这次艺术书展，一方面是希望引起读者对纸质图书的关注，尤其是对那些“美”书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助展览表达美术出版人对图书行业未来走向的思考。古人常说“纸寿千年”，或许拉长时间来看，未来电子介质的存续期不一定比得过纸张。长时间浸泡在短视频中，花费的时间与吸收的养分也不一定能成正比。适当地回归纸质图书阅读，尤其是屏蔽电子媒体干扰的深度阅读，将带来独特价值。

当下，有一种读者需求显而易见，一些装帧设计独到、形态新颖、材料考究的纸质图书备受青睐。这些图书除了有阅读价值外，还有极高的审美价值，甚至在二手市场价格上扬，显示出收藏价值。这些图书正在向成为艺术品的道路上行进。

如何做好艺术的书？什么是书的艺术？此次艺术书展提供了答案。朴素地讲，形式和内容完美结合的书，就是最美的书，内容上它是艺术的书，形式上它是书的艺术。艺术图书，一方面内容包罗万象，可以是某一个艺术门类的集大成者，也可以是一位艺术家全部创作的总和，还可以是一幅幅小小的速写等，所有的艺术门类都可以成为图书的内容。另一方面，形式需要独具匠心，在开本大小、封面工艺与材料、内文的纸张与版面的编排设计、装订的方式等方面尤为考究。比如，这次展出的《美术经典中的党史》，装饰风格简洁庄重，封面配以烫金字体并在细密棉布上运用压印工艺，内容和形式实现高度统一，呈现出正大气象。另外一本反映运河变迁的图书，封面材料选用了粗糙的深棕色特种纸板，并从上至下用不规则的烫漆绿色线分割开。这条不规则的线象征京杭运河的轨迹线，棕色纸板则象征运河两岸的大地，上千年的厚重历史和生生不息的南北动脉都浓缩其中。还有一本反映古代戏曲版画的图书，选用了一种特别的纸张，略带灰黄色，较好复现了古代印制版画所用宣纸的岁月痕迹。该书还采用经折装的装订方式，让读者感到似乎翻阅的是一本原作。

阅读这些“最美”的艺术书，从封面、环衬、扉页、内文，一页一页翻看，有时中间会出现一张长拉页，有时还会有一张不同材质的夹页，甚至书口处也精心设计了图案，连起来别有天地，给人移步换景的感受。不同的视效，不同的触感，一处有一处的绝妙，真是一种美的享受。这些“最美”的艺术书，已然成为艺术品。

人们对书籍的热爱是延绵不息的。正如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所言：“我们的文明是书籍的文明；它的传统和它的本源，它的严格性和它的理智责任感，它的空前想象力和它的创造力，它对自由的理解和对自由的关注——这一切都以我们对书籍的热爱为基础，愿时尚、传媒和电脑永远不会破坏或者松弛个人对书籍的这种亲切的依恋！”

（作者为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

上图为《中国古代园林版画精华》内页。



创的设计空间，让科学知识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孩子内心。借助AR（增强现实）等技术，不少儿童科普文创突破时空界限，为儿童提供更加个性化和沉浸式的体验——科普读物配备AR学习软件，不仅可以让孩子们自主选择感兴趣的内容，也可以将书中静态内容转化为三维模型、全景图、动态图和动画等，让孩子们的学习更加快乐、高效。

“科普+文创”正通过双向赋能带来别样精彩，并持续优化升级。当孩子们拆解榫卯、动手实验、在虚拟场景中漫游时，儿童科普文创正在童心与科学之间架起一座绚丽的彩虹桥。

上图为《故宫日历·2025年·童真版》。

在童心与科学之间架起彩虹桥

夏远娟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江苏南京的博物馆、科技馆等场馆文创区热闹非凡，手账本、贴纸等各式各样的科普文创深受孩子们的喜爱，既点亮童心，也点燃他们探索科学的热情。

近年来，国家科普能力建设不断加强，作为创新科普载体的儿童科普文创也呈繁荣发展之势，博物馆、科技馆等纷纷加大相关设计、研发力度，进一步丰富产品的内容和形式，使其在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和审美能力、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传播科学思想和弘扬科学精神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随着教育创新持续推进，时代赋予儿童科普文创“美学启趣、认知强基、文化铸魂”的新使命，如何通过创意设计破除文创同质化问题，成为设计师面临的新课题。

一款好的儿童科普文创，能够以适应儿童认知、兴趣、审美和情感需求的创意设计，对抽象的科学知识进行趣味化表达，建立与儿童的情感连接。集颜值与知识于一体的作品《故宫日历》，近年特别策划推出亲子

版、儿童版、童真版，通过富有童趣的语言和视觉风格，创新讲述文物故事，广受家长和孩子们的喜爱。一些科普立体书则通过巧妙设置立体场景、纸雕、互动机关等，激发孩子们的科学探索欲。这些实践表明，只有针对儿童进行“量体裁衣”的设计，才能使教育的内容转化为可汲取的养分。

玩乐是孩子的天性，以富有互动性的设计引导孩子开启奇妙的科学探索之旅，是儿童科普文创的一个重要趋势。如今，相关设计形式多样，要实现“寓教于乐”却不容易，找准孩子们的兴趣点成为设计的关键。让孩子们在拼图中感受敦煌藻井的营造智慧，在动手组装、改装中了解起重机、太空车等装备的基本结构，在桌游中深化对生物学、生态学和地理学的认知……这些设计摒弃说教式科普，以有趣的形式与孩子们进行有效互动，顺应了儿童学习心理。看似简单的互动性设计，实则对设计者的跨学科能力提出较高要求，也是儿童科普文创需要持续深耕的方向。

科技的赋能，进一步打开儿童科普文



安徽泾县乌溪江畔，“中国宣纸小镇国纸客厅及国纸水街”呈一字排列，仿若一座如画“纸山”，成为热门打卡地。素雅中见精微、空灵处显匠心的独特设计，使其近期荣获国际大奖。

这座将宣纸意境具象化的建筑，并非仅在外部造型上做文章，更强调独特的游观体验。建筑设计灵感，源于五代巨匠山水画《湖山春晓图》对山林空间深远层叠的有力表现。设计师将山水中的天地体验转化为建筑空间，既营造出连绵不断之感，又呈现出笔断意连之美，给观众带来“纸山行不尽，如在画中游”的沉浸之旅。

雪白的外观，层叠的结构，尽显宣纸的质感和轻盈，应和着起伏的动势，在青山绿水间写下动人的诗篇。

图为建筑内景观。

中国美术学院供图



▲水彩画《崂顶晨光》，作者陈坚。

案头一方石 千年文脉生

安婧

石头，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看似是司空见惯之物，却联系着中华文明的根脉。中国国家博物馆“石韵天成——中国观赏石艺术展”上，诸多观赏石给观众带来惊喜：原来石头可以如此熠熠生辉。

中国赏石文化历史悠久。翻阅历代文献和史料，我们总能看到一群爱石、赏石、藏石的文人雅士，他们在自然界中苦心寻觅各式各样的石头，留下各种歌咏奇石的诗文、赏石的理论和引人入胜的故事。在这些爱石之人中，北宋的米芾尤为出名。他被称为“石痴”，晚年曾得一方灵璧石，爱不释手，为此专门写有《研山铭》，成为书法史上的经典之作，“米芾拜石”的典故更是家喻户晓。石头何以让这些大艺术家、大文豪为之倾倒？

石头的魅力，首先在于未经人为手作的自然之美。它们有的在河流的冲刷中褪去棱角，变得圆润光滑；有的在自然的雕琢中，变换出奇特的纹理和形态；更有的经千度淬

炼，蕴含着宇宙的奥秘……传统观赏石的审美理念和鉴评标准为“瘦、皱、漏、透”，苏东坡则提出“石丑而文”，道出观赏石的千态万状以及对“石令人隽”的辩证思考。



当然，石头并非从一开始就具有审美价值。从石头演变为观赏石的过程中，审美意识的产生是基础，文化思想的融入是重点。中国人对石头的关注，源于原始社会日常生活实用工具的使用。旧石器时代晚期，玉被单独从石中分化出来，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物，石头开始有了超越实用性的价值。春秋战国时期，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念令观赏石的兴起有了文化和思想支撑。魏晋的玄思与洒脱、隋唐的自由与独立、宋元的理性与细腻、明清的多元与交融，进一步丰富了观赏石的理论体系。石头成为文士绝佳的移情对象，他们以石寄托自己的情感、理想和精神，以心塑造石境。

如今，对自然的勘探使人们认识了更多深藏于地表之下的石种。观赏石的门类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四大名石，而是出现了矿物晶体、岩石、化石、陨石等。观赏石的陈设空间也不止于厅堂案几、古典园林，而是拓展至更多样的公共文化空间。反映着传统美学理念和人文追求的赏石艺术，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保护。“石不能言最可人”，中华大地的锦绣山河、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都在这种沉默之美中散发着迷人光彩。

左图为绿松石《春山夕照》。



▼拼布艺术《满族非遗百衲拼布》，作者赵雨欣。

